

天山冰雪谱

司马紫烟 著

一



东54A-1

44568

Sm-1

1

2册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之一

天山冰雪谱

第一册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天山冰雪谱

责任编辑：于笑侠

封面设计：邹宁

出 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·同仁路10号）

发 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印 制：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30 字数480千字

版 次：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000

ISBN 7-225-01479-5/I·243

定价：33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天山冰雪谱》是武林人梦寐以求的江湖奇绝武功秘笈。

憨厚纯朴的许凌，自幼被人欺凌、唾弃，在一次江湖血战中，许凌跟着师父躲到一处绝谷温泉洞中，身负重伤的师父临死时，授予许凌《天山冰雪谱》，谱中所载“冰雪掌”掌风寒气扩散，令人心脏冻死，“冰雪拳”拳风冷贯周身，击中者血液凝固成冰。此种功精妙无比，诡秘异常。

许凌从此连续遭受欺瞒、陷害，猜杀……幻想难以成真，憨厚已矣，顿悟江湖中血雨腥风，恐怖，惊颤，一场空前的浩劫遍布武林……

许凌经历了七灾八难、九死一生之后，顿悟人生真谛，望着沾满血腥的双手……

目 录

一	1
二	25
三	69
四	113
五	157
六	201

初冬月夜，三更时晨。

名震天下的“五湖帮”岳阳分舵，座落在洞庭湖与长江交汇不远处，统辖着湘鄂两地广阔水域的通商衡道。鱼米之利，航运不便，岳阳分舵富甲一方，称得上帮中财源支柱。

月色下偌大的庄院，高墙环抱，坚如城池。院内楼台亭阁，错落有致，营造精美。环境幽静怡人，暗中却岗哨密布，机关重重，戒备森严，隐藏杀机。提起这座庄院，寻常江湖中人，惟恐避之不及，决不也潜越冒犯一步。

正当寒风渐紧，云遮月暗之际，突然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院内腾起一团浓烟烈火。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刹时间，火海映红天宇，恍为白昼。整个庄院好似火燎蜂房，汤浇蚁穴，呼救的呐喊声惊天动地，乱成一锅粥。

火光中只见一个幽灵样的人影，飞身跃上庄院高墙，刚立住，背后有人大叫：“捉贼！捉贼！”随着喊声，无数暗器蝗虫般地射向高墙，但那人影晃动一闪，早已逃脱，不知去向。

天色微明，洞庭湖面雾气弥漫，十步开外难见形影。

在一处不知名的小港汉芦苇丛中，亮着一盏油灯，一个老者正坐在小船内，独斟酌独饮，好不悠然自在。

忽然一道人影飞落舟中，神色惶恐地喊到：“快开船，他们追来了！”拔起竹篙，急急撑船离岸。

那老汉毫不慌张，放下酒杯，扯起船帆，顺风驶出港汉，淡淡言道：“人称你‘草上飞’黄麐，轻功好生了得，还怕那些人追上？”

“草上飞”黄麐听罢，神色稍定，抓过来酒壶猛喝几口，嘿嘿干笑道：“你少奉承我了，谁不晓得我仅是轻功好，其余的则没有一样行的。”

那老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的轻功可夜盗百户，神鬼难防，单凭这项本领，天下有谁能比？你能在众多高手眼皮底下偷天换日，实为盖世一大奇才！”

黄麐低“啐”一声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他们个个都是一流利害角色，虽然施计得手，但已被他们发现，我险些被他们暗器击中。你晓得他们是些谁吗？他们是殷仁杰，欧阳笑天，冯占青，荀落云，牛鼎，清虚，

清静两位师太，七名武林上赫赫有名的高手啊，要不是看在酬劳的份上，打死我也不敢去偷。”

那老汉神色一变，厉声道：“看来你已暴露身份，他们真的追来了，你别忘了，洞庭湖是‘五湖帮’的地盘，只要冯占青下个令，即可封了此洞，插翅也难逃出。”

黄麐哈哈笑道：“凭你我的本事，他怎能捉着？”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油纸包，随手抛向老汉道：“喏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搞不懂你要来做什么，写这玩意儿的人连自身也难保全，可见这玩意儿好得有限。”

那老汉步心谨慎揭开油纸包，取出里面一本绢册仔细翻阅，对黄麐的话充耳不闻。绢册封面以篆字题着《天山冰雪谱》五字，笔墨甚新，看出写成此谱的时日不长。他喜形于色道：“是真的《天山冰雪谱》，好极！好极！我的苦心到底没有白费。”

他为了得到这册朝思暮想的《天山冰雪谱》，不惜以重金和数件家传珍宝，冒着败名丢命的风险，暗中聘来黄麐才偷盗在手。想到这里，他充盈喜悦的眼神里，隐隐闪烁一丝狡诈。

突然，那老汉出指出风，连点黄麐数穴要害。黄麐全然未加提防，应指倒地，念声到：“你干什么！想杀我灭口吗？”欲待再说，“哑门”穴一麻，再说不出半个字来。

那老汉嘿嘿笑道：“你好聪明，我不杀你，别人知道《天山冰雪谱》被你偷得，也会追来讨要杀你。岂不将老夫也出卖了。反正你得一死，不如我结果了你，在家中给你安个长生禄位，免得你做个无主孤魂，逢年过节，我会多烧纸钱供你阴间花用，这不更好。”

黄麐听罢，吓得脸色惨白，双目惊恐，尽是哀求乞饶神情。

那老汉不为所动，森芒闪现，手法迅疾地挑断黄麐四肢筋脉，足尖一挑，将黄麐踢入湖中。

那老汉望着沉落湖中的黄麐，没有了动静，这才扬帆远去。

在那远去帆船消失雾中不久，一个青衫文士和一个背剑汉子领先追至湖边，紧跟其后的是一个腰插双板斧的壮汉，一个衣衫破旧的使刀汉子，两名灰袍尼姑，最后是一名秃顶，矮壮的汉子。

青衫文士冷冷道：“给那恶贼溜了。”

背剑那人道：“欧阳兄以剑法、轻功、暗器称绝武林，只轻功一项，那黄麐毛贼怎能比，欧阳兄要抓他，自然是囊中取物，容易得很。”言语中不无讥嘲之意。

那青衫文士正是以剑法、轻功、暗器名扬武林，号称“三神手”的欧阳笑天。而那背剑蓝衫人则是岭南大侠，“冲天剑”的殷仁杰。

使斧汉子沉声道：“怎么？教姓黄的小子溜啦。

哼，我才不信他能逃得出百里洞庭。”说罢甩手打上一枝火箭，爆出团团殷红的火光。他就是“五湖帮”帮主，“铁斧金刚”冯占青。

那衣衫破旧的使刀汉子，人称“夺命刀”牛鼎。那两名灰袍尼姑是峨嵋派的清虚、清静师太。最后一个“丧魂拳”荀落云。

“夺命刀”牛鼎道：“冯帮主是在号令贵帮子弟缉拿黄鹰，寻找《天山冰雪谱》？”

铁斧金刚冯占青道：“正是。洞庭湖方圆几百里，要找一个人，光凭我们七个人怎么行？”

清虚师太神态肃穆说道：“早寻着早好，那《天山冰雪谱》落入阴毒人之手，不知要惹出多少事端。实在恼人！东西在我们手里给人盗去，此事在武林传出，同道要耻笑我们！”

“丧魂拳”荀落云双拳呼的一击，道：“谁胆敢说话咱们，老子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！”

欧阳笑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又有一群不怕死的家伙来找咱们了，荀兄，有你活干了。”

荀落云答道：“甚好，甚好！我的双拳正痒得难受。”

话音刚落，从雾气脚步声判断，人数不下五十名之众，带着一股怪异森冷的气息，缓缓朝湖边七人逼来。

七侠浑若无事，暗中运足功力，蓄势待发。

怪异森冷气息越来越近，殷仁杰蹙眉道：“是‘十八太保’。一群该死的家伙。”

牛鼎脸罩杀气，道：“殷兄所言极是，这些鬼祟家伙确实该死。”

忽听雾里一人笑道：“不要大话说过了头，闪失了舌头。为了免伤和气，请诸位大侠将《天山冰雪谱》交给我们，千万别教我们动手去取，恐怕有人会到阴曹地府向阎王爷报到。”

欧阳笑天道：“阁下是在威胁？”

雾里那人笑说：“还是大家不动手为好，你说是吗？”“十八太保”是以十八人为首，手下的走卒不知其数，专干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的勾当，而其行踪隐秘，难以搜捕歼灭，导致这批人在江湖上嚣张放肆。

不是没人试图除去，可是“十八太保”个个武艺高强，诚然是一流高手难以对付得了。

一年多前，川东大侠“凌霄王子”刘栋放言挑战“十八太保”，结果在一夕之间，全庄百余人口全死于非命，无一活口。此惨绝人寰的血腥惨案，激起江湖正义之士的义愤，齐心协力围歼。十八太保闻声匿迹，躲避得无影无踪，江湖上再不见他们出现。不料今日却又复活出来争夺《天山冰雪谱》。此刻双方若动手捕杀，鹿死谁手，天意未定。

冯占青道：“我告诉你《天山冰雪谱》已被人盗去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雾里那人道：“冯帮主素来令出如山，一言九鼎，今儿怎地说起诳人的话呢？谁能从七位手中盗走纤尘？怕是列位大侠舍得奉送吗？”他故意在“大侠”两字加重语气，大有蔑视味道。

荀落云暴跳怒斥道：“你奶奶的，舍得舍不得干你屁事！”足底运劲，倏忽往左首冲去。登时，浓雾中传来几声闷哼，继而是蓬蓬蓬的对掌碰击。

拳掌一交，荀落云测出了对手的功力高低，毫不恋战，即刻退返，沉声道：“他们的武功不弱，大伙还得小心应付。”

这时，雾里那人怪声下令：“杀！”

一群衣不蔽体，乱发纠结，凶神恶煞般的人疾奔而近，举起手中钢叉，棍棒递招猛攻，其后跟着数十名走卒围杀而来。

双方人数悬殊，七侠顿时被围困住，一人得应战八、九人，其中至少有两名是“十八太保”。尤以欧阳笑天、殷仁杰、冯占青三人压力最重，三人各同遭三名太保围击，显然十八太保视三人为最大阻碍。

“三神手”欧阳笑天双臂微抬，一名斜眼的太保刚叫道：“小心——”“暗器”二字尚在喉间，噗噗噗连响，他身后的八名走卒，在眉心上皆嵌了枚金钱镖。

无声无息的倒下。

欧阳笑天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已迟了。”一柄软剑不知何时持在手中，刷刷刺出，若青蛇游走，招招狠辣诡奇。

他外表酷似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待人谦和，实则嫉恶如仇，喜欢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：“只有坏人死光了，好人才能平安生活。”因而在他软剑、暗器下亡魂的歹人贼寇不计其数。

他一连刺出三十剑，攻得与之对敌的三名太保忙于格架，缓不出手反攻一招。

欧阳笑天发觉自己用了八成劲力使剑，仍无法伤得那三人，再不敢小觑对手，又加了一成劲，但还是攻不破那三人的守势，心里不由得有些着恼。

他心里不快，那三人巴不得他的剑能使得慢些，不然老是挨打不能还手，守得苦不堪言。

“冲天剑”殷仁杰的剑招大开大合，出手不够狠辣，仅刺伤了四、五名走卒，还有三名太保及三名走卒围着他游斗，呈现胶着态势。

五湖帮帮主，铁斧金则冯占青，施展起五十斤重的板斧，虎虎生风，劲雄力猛，走卒不是缺手便是断腿。他使招之狠，不输欧阳笑天。他仗着肩力雄浑，与对手的兵器硬碰硬碰对，打得当当声不绝，一名太保持的钢叉柄，给他的铁斧劈得弯了。

夺命刀牛鼎的刀法刚猛险恶。他的身法变化莫测，令人难以捉摸，再加上飘忽轻捷的刀法，中刀毙命的几乎全是死得莫名其妙。他的两个对手，身上已挂了彩，不知该是说他武功精绝呢，还是该说他承受的压力不重，以致他拔了个头筹。

峨嵋派的清虚、清静师太双剑合璧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杀得对手穷于应付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丧命拳苟落云三、二拳即击毙一人，中拳者筋折骨断，无一能苟延残喘。跟他对敌的一名太保体形瘦长，似乎也擅长拳技，故跟苟落云对了好几拳。苟落云觉得对手的功力仅略输自己些许，顾忌到有其他伙伴相助，不敢逞强硬拼，因而他显得最弱，使得牛鼎不时分神留意照顾他。

突然一声惨叫，只见欧阳笑天一剑刺入一人腋下，左袖打出两点寒星，齐上射进另一人双目。第三人收招欲退，却走之不脱，丧命于剑下。

蓦地，浓雾里穿出一条人影，紧接着是苟落云闷哼一声，抚胸倒退，幸亏牛鼎及时支援，否则苟落云负伤后功力大减，只怕已尸横当场了。

那条人影避过牛鼎，转袭峨嵋两位师太。他瘦骨嶙刚的双掌封、挂、拍、拿，霎时压住了两位师太的剑势。清虚师太脸色铁青，振剑一翻，注满劲力向来敌领项切去。

那人嘿的冷笑，头一低，自清虚臂下闪至她身后，掌拍在她左肩。

清虚左肩一阵火辣辣的剧痛，气血翻涌，“哇”的喷了一大口血，兀自强行撑持不倒。她师妹清静虽想来救助，却被两名太保死死缠住不得脱身。

群雄这时瞧清那人身材魁梧，面容清秀，可是须发如戟，双和指爪长有几分，眸光阴鸷凌厉，冷酷非常。他见清虚中掌不倒，杀气倍炽，起掌便拍，喝道：“去死罢！”蕴足十成功劲，要毙敌取命。

一人冷冷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言中嗤嗤嗤五颗飞爆石呈竖一字形打来。牛鼎也低喝一声，揭刀疾砍。

欧阳笑天、牛鼎二人见来敌身手不凡，一照面即伤了荀落云、清虚师太，知道已遇上了强敌，不敢怠慢，皆尽全力发招抢救。

暗器、刀法来势奇速，那人来不及再伤清虚，只得撒招移位，一晃身，转往清静师太攻去，一边大呼：“二太保！”

正与清静师太搏战的一名马脸太保，闻声一震手中钢叉，当的荡开清静长剑，左指乘隙指落。冷不防一剑朝他腕脉削来，那二太保为势所迫，急忙收指。

殷仁杰道：“跳梁小丑，也来卖弄。”他原本不想杀人，此刻却动了怒气，长剑下挑反撩，在两名太保腹部划了两道血口。一招之间，重创两名高手，剑法

造诣已臻化境，令人敬畏。

那大太保本想擒得一人作为人质，逼群雄交出《天山冰雪谱》，不料事机败露，几经权衡，决定留待日后作打算，打声唿哨，隐入浓雾，余众紧随而去。

群雄怕他们在雾里布有古怪，不愿犯险追赶。

清静师太神情忧急，问道：“师姐，你伤得怎样？”

清虚从怀中取出一颗伤药吞服，盘膝运功疗伤。她伤得不轻，仅能抬头示意。殷仁杰一蹙眉，走过去伸掌抵在她灵召穴，输内力助其疗伤。

牛鼎则发功相助苟落云。

殷仁杰见清虚脸色有了红晕，收掌说道：“冯帮主，那《天山冰雪谱》一日寻不着，便教我一日不安，天下倘若再出现一个‘冰雪公子’那样的人物，江湖中人只怕又要栗栗自危。也不怕诸位笑话，每思忆起与少天魁那一役，我便心惊肉跳，浑身发冷。”言罢神情凄惶，忧心忡忡。

欧阳笑天凛然道：“谁也不会笑话殷兄。八十七个人中，仅有三人生还，就凭这谁都会竖指夸殷兄：‘好本事！’遗憾的是小弟，无缘与那少天魁斗上一斗，见识一番！”

殷仁杰摇首道：“不斗也罢，不斗也罢！”神志颇为黯然。

今岁春夏之交，武林群雄八十七人，围歼号称

“拳掌今天寒地冻的”冰雪公子少天魁，虽除去了此宇内凶魔，却亦几乎战死净尽，唯存殷仁杰等三人生还。殷仁杰的好友尽丧于此役，怎不叫他伤心痛悲凄？

荀落云哇哇大叫：“好啦好啦！过去都过去了，还提它干什么！人死不能复生，从古到今，那个家伙到来不是都要伸腿瞪眼，找阎王老子去报到。喂，冯帮主，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。闹了大半夜，一无所获。还是到贵帮庄上吃饱喝足，有了劲再说。”

冯帮主道：“荀兄所言极是，还是请诸位回到庄上休养好身子要紧。我已令人封锁住湖面，谅那老贼难逃得这罗网。”

大伙表示赞同，扶助着清虚朝庄上返去。

这时，浓雾已散，一抹朝晖将碧绿的湖面映得鲜红一片。好象在预示着，一场更大的流血格杀，已经拉开帷幕。

殷仁杰、欧阳笑天、冯占青、牛鼎、荀落云、清虚、清静七人，是因《天山冰雪谱》才聚到一起来的。冯占青是毛遂自荐，最后加入。五湖帮在江湖上位于正邪之间，因该帮人众势大，冯占青阅历丰富，功夫也了得，所以才让他参与了护送《天山冰雪谱》至少林寺之行。不料，在冯占青岳阳分舵被黄魔偷盗去。冯占青深感责任重大，回庄后，号令了数千名帮众，在洞庭湖搜寻月余，仍没有查得《天山冰雪谱》下落。